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九十六

薛播 鮑防 李自良 李說 嚴綬

蕭昕 杜亞 王緯 李若初 于頔

盧徵 楊憑 鄭元 杜兼 裴玢

薛伾

薛播河中寶鼎人中書舍人文思曾孫也父元暉什邡令以播贈工部郎中播天寶中舉進士補校書郎累授萬年縣丞武功令殿中侍御史刑部員外郎萬年令播溫敏善與人交李栖筠常袞崔祐甫皆引擢之及祐甫輔政用為中書舍人出為汝州刺史以公事貶泉州刺史尋除晉州刺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轉禮部侍郎遇疾貞元三年卒贈禮部尚書初播伯父元朘終於隰城丞其妻濟南林氏丹陽太守洋之妹有母儀令德博涉五

經善屬文所為篇章時人多諷詠之元曖卒後其子彥  
輔彥國彥偉彥雲及播兄據揔並早孤幼悉為林氏所  
訓導以至成立咸致文學之名開元天寶中二十年間  
彥輔據等七人並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

鮑防襄州人幼孤貧篤志好學善屬文天寶末舉進士  
為浙東觀察使薛兼訓從事累至殿中侍御史入為職  
方員外郎改太原少尹正拜節度使入為御史大夫歷  
福建江西觀察使徵拜左散騎常侍扈從奉天除禮部

侍郎尋遷工部尚書致仕防歷洪福京兆皆有政聲唯  
總戎非所宜而謬執兵柄以太原革車胡騎雄雜而廻  
鶻深入寇防出拒戰為虜所敗為禮部侍郎時嘗遇知  
雜侍御史竇叅於通衢導騎不時引避僕人為叅所鞭  
及叅秉政遽令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而  
與昕同日懸車非朽邁之致以餘忿見廢防文學舊人  
歷職中外不因罪戾而為俗吏所擯竟以憤終衆頗憫  
防而咎叅故叅之敗不旋踵非不幸也

李自良兗州泗水人初祿山之亂自良從兗鄆節度使  
能元皓以戰功累授右衛率後從袁傜討袁晁陳莊賊  
積功至試殿中監隸浙江東道節度使薛兼訓兼訓移  
鎮太原自良從行授河東軍節度押衙兼訓卒鮑防代  
又事防為牙將會迴鶻入寇防令大將焦伯瑜杜榮國  
將兵擊之自良謂防曰迴鶻遠來求戰未可與爭鋒但  
於歸路築二壘以兵守之堅壁不動虜求戰不得師老  
自旋俟其返旆即乘之縱不甚捷虜必狼狽矣二壘阨

其歸路策之上也防不從促伯瑜等逆戰遇虜於百井  
伯瑜等大敗而還由是稍知名馬燧代防為帥署奏自  
良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為軍候自良勤恪有謀燧  
深委信之建中年田悅叛燧與抱真東討自良常為河  
東大將摧鋒陷陣破田悅及討李懷光於河中自良專  
河東軍都將前後戰績居多燧之立功名由自良協輔  
之力也貞元三年從燧入朝罷燧兵權德宗欲以自良  
代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欲代為軍帥物議多之乃授

右龍武大將軍德宗以河東密邇胡戎難於擇帥翌日  
自良謝上謂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為得禮然  
北門之寄無易於卿即日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在鎮  
九年以簡儉守職軍民胥悅雖出身戎伍動必循法略  
不以暴戾加人十一年五月卒於軍年六十三上甚嗟  
惜之廢朝一日贈左僕射賻布帛米粟有差

李說淮安王神通之裔也父遇天寶中為御史中丞說



以門蔭歷仕累佐使幕馬燧為河陽三城太原節度皆辟為從事累轉御史郎官御史中丞太原少尹出為汾州刺史節度使李自良復奏為太原少尹檢校庶子兼中丞貞元十一年五月自良病凡六日而卒匿喪陽言病甚數日發喪先是都虞候張瑤久在軍素得士心嘗請假遷葬自良未許至是說與監軍王定遠謀乃給瑤假以大將毛朝陽代瑤然後遣使告自良病中使第五國珍自雲朔使還過太原聞自良病中使遲留信宿自

良卒國珍急馳至京先說使至乃下制以通王領河東節度大使以說為行軍司馬充節度留後北都副留守仍令國珍齎說官告及軍府將吏部內刺史等勅書三十餘通往太原宣賜軍中始定定遠恃立說之功頗恣縱橫軍政皆自專決仍請賜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也定遠既得印益暴將吏輒自補授說寢不歡遂成嫌隙是歲七月定遠署虞候田宏為列將以代彭令茵令茵不伏揚言曰超補列將非功不可宏有何功敢代予任

定遠聞而含怒召令茵斬之埋於馬糞之中家人請尸  
不與三軍皆怨說具以事聞德宗以定遠有奉天扈從  
之功恕死停任制未至定遠怒說奏聞趨府謀殺說昇  
堂未坐抽刀刺說說走而獲免定遠馳至府門召集將  
吏於箱中陳勅牒官告二十餘軸示諸將曰有勅令李  
景略知留後遣說赴京公等皆有恩命指箱中示之諸  
將方拜抃大將馬良輔呼而麾衆曰箱中皆監軍舊官  
告非恩命也不可受但備急變爾定遠知事敗走登乾

陽樓召其部下將卒多不之應比夜定遠墜城下槎枿傷而不死尋有詔削奪長流崖州大將高廸等同其謀說皆斬之尋正拜河東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說在鎮六年初勤心吏職後遇疾言語行步蹇澁不能錄軍府之政悉監軍主之又為孔目吏宋季等欺誑軍政事多隳紊如此累年十六年十月卒年六十一廢朝一日贈左僕射是月制以河東節度行軍司馬鄭儋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原尹御史大夫河東節度度支營田觀察等

使北都留守在任不朞年而卒

嚴綬蜀人曾祖方約利州司功祖挹之符離尉父丹殿  
中侍御史綬大厯中登進士第累佐使府貞元中由侍  
御史充宣歙團練副使深為其使劉贊委遇政事多所  
咨訪十二年贊卒綬掌宣歙留務傾府藏以進獻由是  
有恩召為尚書刑部員外郎天下賓佐進獻自綬始也  
未幾河東節度使李說嬰疾事多曠弛行軍司馬鄭儋  
代綜軍政既而說卒因授儋河東節度使是時姑息四

方諸侯未嘗特命帥守物故即用行軍司馬為帥冀軍情厭伏儋既為帥德宗選朝士可以代儋為行軍司馬者因綬前日進獻上頗記之故命檢校司封郎中充河東行軍司馬不周歲儋卒遷綬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元和元年楊惠琳叛於夏州劉闢叛於成都綬表請出師討伐綬悉選精甲付牙將李光顏兄弟光顏累立戰功蜀夏平加綬檢校尚書左僕

射尋拜司空進階金紫封扶風郡公綬在鎮九年以寬惠為政士馬蕃息境內稱治四年入拜尚書右僕射綬雖名家子為吏有方略然銳於勢利不存名節人士以此薄之嘗預百寮廊下食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綬居兩班之首在方鎮時識江朝敘語次不覺屈膝而拜御史大夫高郢亦從而拜是日為御史所劾綬待罪于朝命釋之翌日責江朝降官一等尋出鎮荆南進封鄭國公有澉州蠻首張伯靖者殺長吏據辰錦等州連九

洞以自固詔綬出兵討之綬遣部將李忠烈齎書曉諭盡招降之九年吳元濟叛朝議加兵以綬有弘恕之稱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尋加淮西招撫使綬自帥師壓賊境無威略以制寇到軍日遽發公藏以賞士卒累年蓄積一旦而盡又厚賂中貴人以招聲援師徒萬餘閉壁而已經年無尺寸功裴度見上屢言綬非將帥之才不可責以戎事乃拜太子少保代歸尋檢校司空久之進位太傅食封至三千戶長慶二年五月



卒年七十七詔贈太保綬材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過謹  
為時所稱常以寬柔自持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  
臨三鎮皆號雄藩所稱士親睹為將相者凡九人其貴  
壽如此

蕭昕河南人少補崇文進士開元十九年首舉博學宏  
辭授陽武縣主簿天寶初復舉宏辭授壽安尉再遷左  
拾遺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館而禮之表薦之曰如鎬  
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玄宗擢鎬拾

遺不數年出入將相及安祿山反昕舉贊善大夫來瑱  
堪任將帥思明之亂瑱功居多累遷憲部員外郎為副  
元帥哥舒翰掌書記潼關敗間道入蜀遷司門郎中尋  
兼安陸長史為河南等道都統判官遷中書舍人兼楊  
府司馬佐軍仍舊入拜本官累遷秘書監代宗幸陝昕  
出武關詣行在轉國子祭酒大歷初持節弔迴鶻時迴  
鶻恃功廷詰昕曰祿山思明之亂非我無以平定唐國  
柰何市馬而失信不時歸價衆皆失色昕荅曰國家自

平寇難賞功無絲毫之遺况隣國乎且僕固懷恩我之叛臣乃者爾助為亂聯西戎而犯郊畿及吐蕃敗走廻紇悔懼啟顙乞和非大唐存念舊功則當匹馬不得出塞矣是廻紇自絕非我失信廻紇慙退加禮以歸為常侍十二年朱泚之亂徒步出城泚急求之亡竄山谷間至奉天遷太子少傅貞元初兼禮部尚書尋復知貢舉五年致仕七年卒于家年九十廢朝謚曰懿

杜亞字次公自云京兆人也少頗涉學善言物理及歷

代成敗之事至德初於靈武獻封章言政事授校書郎  
其年杜鴻漸為河西節度辟為從事累授評事御史後  
入朝歷工部兵部四員外郎永泰末劍南叛亂鴻漸以  
宰相出領山劍副元帥以亞及楊炎並為判官使還授  
吏部郎中諫議大夫炎為禮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  
亞自以才用合當柄任雖為諫議大夫而心不悅李栖  
筠承恩衆望必為宰相亞厚結之元載得罪亞與劉晏  
李涵等七人同鞠訊之載死之翌日亞遷給事中河北

宣慰使宰相常袞亦不悅亞歲餘出為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德宗初嗣位勵精求賢令中使召亞亞自揣必以宰輔見徵乃促程而進累路與人言議語及行宰相事方面或以公事諮祈亞皆納之既至帝微知之不悅又奏對辭旨疎濶出為陝州觀察使兼轉運使尋遷河中晉絳等州防禦觀察使楊炎作相劉晏得罪亞坐貶睦州刺史興元初召拜刑部侍郎出為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使時承陳

少遊征稅煩重奢侈僭濫之後又新遭王紹亂兵剽掠淮南之人望亞之至革剗舊弊冀以康寧亞自以材當公輔之選而聯出外職志頗不適政事多委叅佐招引賓客談論而已揚州官河填淤漕輓堙塞又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擁弊亞乃開拓疎啟公私悅賴而盛為奢侈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為勝亞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為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亞

本書生奢縱如此朝廷亟聞之貞元五年以戶部侍郎  
竇觎為淮南節度代亞亞猶以舊望竇觎甚畏之改檢  
校吏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都防禦使  
既病風尚建利以固寵奏請開苑內地為營田以資軍  
糧減度支每年所給從之亞不躬親部署但委判官張  
薦楊腆初奏請取荒地營田其苑內地堪耕食者先為  
留司中官及軍人等開墾已盡亞計急乃取軍中雜錢  
舉息與畿內百姓每至田收之際多令軍人車牛散入

村鄉收斂百姓所得菽粟將還軍民家略盡無可輸稅人多艱食由是大致流散乃厚賂中官令奏河南尹無政亞自此亦規求兼領河南尹事不果帝漸知虛誕乃以禮部尚書董晉代為東都留守召亞還京師既風疾漸深又患脚膝不任朝謁貞元十四年卒于家年七十

四贈太子少傅

王緯字文卿太原人也祖景司門員外萊州刺史父之咸長安尉與昆弟之賁之渙皆善屬文之咸以緯貴故



累贈刺史緯舉明經又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出佐使府授御史郎官入朝為金部員外郎劍南租庸使檢校司封郎中彭州刺史檢校庶子兼御史中丞西州節度營田副使初大厯中路嗣恭為江西觀察使陷害判官李泌將誅之緯亦為路嗣恭判官說諭救解獲免貞元三年泌為相擢授緯給事中未數日又擢為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三歲加檢校工部尚書緯性勤儉

歷官清潔而傷於苛碎多用削刻之吏督察巡屬人不  
聊生貞元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太子少保  
李若初趙郡人貞觀中并州長史工部侍郎弘節之曾  
孫也祖道謙太府卿若初少孤貧初為轉運使劉晏下  
微冗散職晏判官包佶重其勤幹以女妻之歷陳州太  
康令刺史李芄初蒞官若初獻計請收斂羨餘錢物交  
結權貴芄厚遇之累歲芄遷河陽三城使奏若初為從  
事軍中之事多以委之累授檢校郎中兼中丞懷州刺

史轉虢州刺史坐公事為觀察使劾奏免歸久之出為  
衢州刺史遷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都團練使尋  
遷越州刺史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使十四年秋代王  
緯為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江都團練觀察諸道鹽  
鐵轉運使善於吏道性嚴強力束斂下吏人甚畏服方  
整理鹽法頗有次斂貞元十五年遇疾卒廢朝一日贈  
禮部尚書

于頔字休明河南人也父庭謂濟王府倉曹累贈尚書

左僕射頎少以吏事聞累授京兆府士曹為尹史翽所賞重翽出鎮襄漢奏為御史充判官翽為亂兵所殺頎挺出收葬遺骸時人義之度支使第五琦署為河東租庸使累授鳳翔少尹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轉運租庸糧料鹽鐵等使頎因奏移轉運汴州院於河陰以汴州累遇兵亂散失錢帛故也元載為諸道營田使又署為郎官令於東都汝州開置屯田歷戶部侍郎秘書少監京兆尹太府卿代杜濟為京兆尹及為大官好任機數

專候權要朝列中無勢利者視之蔑如也曲事元載親  
昵之而為政苛細無大體丁所生母憂罷及載得罪後  
出為鄭州刺史遷河南尹以無政績代還時徵汾州刺  
史劉暹暹剛腸嫉惡歷典數州皆為廉使畏懼宰相盧  
杞恐暹為御史大夫虧沮已之所建遽稱薦頗為御史  
大夫以其柔佞易制也從幸奉天改左散騎常侍歷左  
千牛上將軍徙大理卿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因入朝仆  
地為金吾仗衛掖起改太子少師致仕貞元十五年卒

時年七十四

盧徵范陽人也家於鄭之中年少涉獵書記永泰中江淮轉運使劉晏辟為從事委以腹心之任累授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貶珍州司戶元琇亦晏之門人興元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徵為京兆司錄度支員外琇得罪坐貶為信州長史遷信州刺史人為右司郎中驟遷給事中戶部侍郎竇叅深遇之方倚以自代貞元八年春同州刺史闕叅請以尚書左丞趙憬補之特詔用徵以

間叅腹心也數歲轉華州刺史徵冀復入用深結託中貴厚遺之故事同華以近地人貧每正至端午降誕所獻甚薄徵遂竭其財賦每有所進獻輒加常數人不堪命疾病臥理者數年貞元十六年卒時年六十四

楊憑字虛受弘農人舉進士累佐使府徵為監察御史不樂檢束遂求免累遷起居舍人左司員外郎禮部兵部郎中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觀察使入為左散騎常侍刑部侍郎京兆尹憑工文辭少負氣節與母弟凝凌相

友愛皆有時名重交游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鄴王仲舒為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仲舒以後進慕而入焉性尚簡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及歷二鎮尤事奢侈元和四年拜京兆尹為御史中丞李夷簡劾奏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贓罪及他不法事勅付御史臺覆按刑部尚書李鄴大理卿趙昌同鞫問臺中又捕得憑前江西判官監察御史楊瑗繫於臺復命大理少卿胡珣左司員外郎胡証侍御史韋顥同推鞫之詔曰楊憑



頃在先朝委以藩鎮累更選用位列大官近者憲司奏劾暴揚前事計錢累萬曾不報聞蒙蔽之罪於何逃責又營建居室制度過差侈靡之風傷我儉德以其自尹京邑人頗懷之將議刑書是加愍惻宜從遐譴以誠百僚可守賀州臨賀縣尉同正仍馳驛發遣先是憑在西夷簡自御史出官在巡屬憑頗疎縱不顧接之夷簡常切齒及憑歸朝修第於永寧里功作併興又廣蓄妓妾於永樂里之別宅時人大以為言夷簡乘衆議舉劾

前事且言脩營之僭將欲殺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夷簡持之益急上聞且貶焉追舊從事以驗自貞元以來居方鎮者為德宗所姑息故窮極僭奢無所畏忌及憲宗即位以法制臨下夷簡首舉憑罪故時議以為宜然繩之太過物論又譏其深切矣

鄭元舉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貞元中為河中節度使杜確行軍司馬確卒遂繼為節度使入拜尚書左丞元和二年轉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三年春遷刑

部尚書兼京兆尹九月復判度支依前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性嚴毅有威斷更踐劇任時稱其能元和四年以疾辭職守本官逾月卒

杜兼京兆人貞觀中宰相杜正倫五代孫舉進士累辟諸府從事拜濠州刺史兼性浮險豪侈矜氣屬貞元中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鎮至軍郡刺史亦難於更代兼探上情遂練卒脩武占召勁勇三千人以上聞乃恣凶威錄事叅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兼

密誣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于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賞進士擢第楚寬公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譽一朝以無罪受戮郡中股慄天下冤歎之又誣奏李藩將殺之語在藩事中故兼所至人側目焉元和初入為刑部吏部郎中拜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尋正拜河南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護也元和四年卒于官裴玢京兆人五代祖疎勒國王綽武德中來朝授鷹揚

大將軍封天山郡公因留闕下遂為京兆人玠初為金  
吾將軍論惟明僣德宗幸奉天以戰功封忠義郡王惟  
明鎮鄜坊累署玠為都虞候後節度王栖曜卒中軍將  
何朝宗謀作亂中夜縱火玠匿身不救火遲明而擒朝  
宗德宗發三司使按問竟斬朝宗及行軍司馬崔輅以  
同州刺史劉公濟為節度使以玠為坊州長史兼侍御  
史充行軍司馬明年公濟卒拜玠鄜州刺史兼御史大  
夫充節度觀察等使三年改授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

使玠歷二鎮頗以公清苦節為政不交權倖不務貢獻  
蔬食弊衣居處纔避風雨而廩庫饒實三軍百姓安業  
近代將帥無比焉及綿疾辭位請歸長安元和七年卒  
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諡曰節

薛伋勝州刺史渙之子尚父汾陽王召置麾下著名於  
諸將間左僕射李揆使西蕃伋為將從役時賊泚之難  
昆夷赴義伋馳騎鄉道至于武功擢授左威衛將軍使  
絕域者前後數四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工部尚

書兼將作監出為鄜坊觀察使元和八年卒于官贈潞州大都督

史臣曰薛播溫敏有文鮑防董戎無術李嚴太原之政可謂美矣蕭昕抱則摭之知杜亞懷非次之望王緯清潔而傷苛碎若初善理而性剛嚴于頗好任機權趨附勢利盧徵厚斂貨賄結託中人楊憑好奢鄭元有斷杜兼殺戮端士怙亂邀君裴玢發姦謀安民和衆而玢弊衣糲食不交權倖帑庾咸實郡邑以寧若夫君子無求

備於人捨短從長彰善癉惡則裴玢之善抑之更揚杜  
兼之惡欲益而彰耳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六考證

杜亞傳竇覲甚畏之○

臣酉

按新書貞元中罷歸宰相

竇參憚其夙望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竇參憚  
亞夙望故復出之東都若竇覲則代參為節度者何  
所畏耶新書當得其實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九十七

杜黃裳 子定 高郢

杜佑 子式方從郁式方  
子悰從郁子牧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也登進士第宏辭科杜鴻漸深器重之為郭子儀朔方從事子儀入朝令黃裳主

留務于朔方邠將李懷光與監軍陰謀代子儀乃為偽  
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立辨其偽以告懷光懷  
光流汗伏罪諸將有難制者黃裳矯子儀命盡出之數  
月而亂不作後入為臺省官為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  
貞元末為太常卿王叔文之竊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嘗  
語其子壻韋執誼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  
丈人纔得一官可復開口議禁中事耶黃裳勃然曰黃  
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即拂衣而出尋拜平章

事邠州節度使韓全義曾居討伐之任無功黃裳奏罷之劉闢作亂議者以劍南險固不宜生事唯黃裳堅請討除憲宗從之又奏請不以中官為監軍祇委高崇文為使黃裳自經營伐蜀以至成功指授崇文無不懸合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人謂崇文曰若不奮命當以劉潼代之由是得崇文之死力既平闢宰臣入賀帝目黃裳曰此卿之功也後與憲宗語及方鎮除授黃裳奏曰德宗自艱難之後事多姑息貞元中每帥守物故必先

命中使偵伺其軍動息其副貳大將中有物望者必厚賂近臣以求見用帝必隨其稱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鎮罕有特命帥守者陛下宜熟思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肅諸侯則天下何憂不治憲宗然其言繇是用兵誅蜀夏之後不容藩臣蹇傲尅復兩河威令復振蓋黃裳啟其衷也黃裳有經畫之才達於權變然檢身律物寡廉潔之譽以是居鼎職不久二年正月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八月封邠國公

三年九月卒於河中年七十一贈司徒謚曰宣黃裳性雅澹寬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始為卿士女嫁韋執誼深不為執誼所稱及執誼譴逐黃裳終保全之洎死嶺表請歸其喪以辦葬事及是被疾醫人悞進其藥疾甚而不怒然為宰相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時論惜之黃裳歿後賄賂事發八年四月御史臺奏前永樂令吳憑為僧鑒虛受託與故司空杜黃裳於故邠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賂四萬五千貫並付黃裳男載按問



引伏勅曰吳憑曾佐使府忝履宦途自宜畏法惜身豈  
得為人通貨事關非道理合懲愆宜配流昭州其付杜  
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實深致茲貨財不能拒絕已令  
按問悉合徵收貴全終始之恩俾弘寬大之典其所取  
錢物並宜矜免杜載等並釋放載為太子僕長慶中遷  
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載弟勝登進士第  
大中朝位給事中勝子廷堅亦進士擢第

高郢字公楚其先渤海隋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天寶

末盜據京邑父伯祥先為好時尉抵賊禁將加極刑郢  
時年十五被髮解衣請代其父賊黨義之乃俱釋後舉  
進士擢第應制舉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魯不  
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見稱於時由是授  
咸陽尉郭子儀節制朔方辟為掌書記子儀嘗怒從事  
張曇奏殺之郢極言爭救忤子儀旨奏貶猗氏丞李懷  
光節制邠寧奏為從事累轉副元帥判官檢校禮部郎  
中懷光背叛將歸河中郢言西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

忿而不聽及歸鎮又欲悉衆而西時渾瑊軍孤羣帥未  
集郢與李鄲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玢候郢郢乃諭以  
逆順曰人臣所宜效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復誰  
在況國家自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衆西向自絕于  
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玢  
震懼流淚氣索明年春郢與都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  
候張廷英同謀間道上表及受密詔事洩二將立死懷  
光乃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辭無所

慙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德宗還京命  
諫議大夫孔巢父中人啖守盈赴河中宣慰懷光授以  
太保而懷光怒激其親兵詬詈殺守盈及巢父巢父之  
被刃也委於地郢就而撫之及懷光被誅馬燧辟郢為  
掌書記未幾徵拜主客員外遷刑部郎中改中書舍人  
凡九歲拜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逐聲  
名每歲冬州府薦送後唯追奉讌集罕肆其業郢性剛  
正尤嫉其風既領職拒絕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

志在經藝專考程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  
濫之風翕然一變拜太常卿貞元十九年冬進位銀青  
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即位  
轉刑部尚書為韋執誼等所憚尋罷知政事以本官判  
吏部尚書事明年出鎮華州元和元年冬復拜太常卿  
尋除御史大夫數月轉兵部尚書逾月再表乞骸不許  
又上言曰臣聞勞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動翾飛日入皆  
息自非貢禹之守經據古趙憙之正身匪懈韓暨之志

節高潔山濤之道德模表縱過常期詎為貪冒其有當  
仁不讓急病忘身豈止君命猶宜身舉臣郢不才久辱  
高位無任由衷瀝懇之至乃授尚書右僕射致仕六年  
七月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貞郢性恭慎廉潔  
罕與人交游守官奉法勤恪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  
之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  
時人重其慎密與鄭珣瑜並命拜相未幾德宗昇遐時  
同在相位杜佑以宿舊居上而韋執誼由朋黨專柄順

宗風恙方甚樞機不宣而王叔文以翰林學士兼戶部侍郎充度支副使是時政事王叔文謀議王伾通導李忠言宣下韋執誼奉行珣瑜自受命憂形顏色至是以勢不可奪因稱疾不起郢則因循竟無所發以至於罷物論定此為優劣焉子定嗣定幼聰警絕倫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為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仕至京兆叅軍小字董二人以幼慧多以字

稱之尤精王氏易嘗為易圖合入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易外傳二十二卷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曾祖行敏荆益二州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祖慤右司員外郎詳正學士父希望歷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贈右僕射佑以蔭入仕補濟南郡叅軍剡縣丞時潤州刺史韋元甫嘗受恩於希望佑謁見元甫未之知以故人子待之他日元甫視事



有疑獄不能決佑時在旁元甫試訊於佑佑口對響應皆得其要元甫竒之乃奏為司法叅軍元甫為浙西觀察淮南節度皆辟為從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入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轉撫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經略使楊炎入相徵入朝歷工部金部二郎中並充水陸轉運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糴等使時方軍興餽運之務悉委於佑遷戶部侍郎判度支為盧杞所惡出為蘇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憂闕授之

佑不行俄換饒州刺史未幾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時德宗在興元朝廷故事執政往往遺脫舊嶺南節度常兼五管經略使佑獨不兼故五管不屬嶺南自佑始也貞元三年徵為尚書左丞又出為陝州觀察使遷檢校禮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丁母憂特詔起復累轉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為三軍所立詔佑以淮南節制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委以討伐

佑乃大具舟艦遣將孟準先當之準渡淮而敗佑杖之固境不敢進及詔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觀察使在揚州開設營壘三十餘所士馬修葺然於賓僚間依阿無制判官南宮傳李亞鄭元均爭權頗紊軍政德宗知之並竄於嶺外十九年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德宗崩佑攝冢宰尋進位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弘文館大學士時王叔文為副使佑雖總統而權歸叔文叔文敗又奏

李弼為副使頗有所立順宗崩佑復攝冢宰尋讓金穀之務引李弼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朝廷允其議元和元年冊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公時河西党項潛導吐蕃入寇邊將邀功亟請擊之佑上疏論之曰臣伏見党項與西戎潛通屢有降人指陳事迹而公卿廷議以為誠當謹兵戎備侵軼益發甲卒邀其寇暴此

蓋未達事機匹夫之常論也夫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興獫狁為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追之太原及境而止誠不欲弊中國而怒遠夷也秦平六國恃其兵力北築長城以拒匈奴西逐諸羌出於塞外勞力擾人結怨階亂中國未靜白徒競起海內雲擾實生謫戍漢武因文景之富命將興師遂至戶口減半竟下哀痛之詔罷田輪臺前史書之尚嘉其先迷而後復蓋聖王之理天下也唯務綏靜蒸人西至流沙東漸于海在南與北

亦存聲教不以遠物為珍匪求遐方之貢豈疲內而事  
外終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納忠之臣並有匡君之議淮  
南王請息師于閩越賈捐之願棄地于珠崖安危利害  
高懸前史昔馮奉世矯漢帝之詔擊莎車傳其王首於  
京師威震西域宣帝大悅議加爵土之賞蕭望之獨以  
為矯制違命雖有功效不可為法恐後之奉使者爭遂  
發兵為國家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國家自天后已  
來突厥默啜兵強氣勇屢寇邊城為害頗甚開元初邊

將郝靈佺親捕斬之傳首闕下自以為功代莫與二坐  
望榮寵宋璟為相慮武臣邀功為國生事止授以郎將  
由是訖開元之盛無人復議開邊中國遂寧外夷亦靜  
此皆成敗可徵鑒戒非遠且党項小蕃雜處中國本懷  
我德當示撫綏間者邊將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馬  
或取其子女便賄方物徵發役徒勞苦既多叛亡遂起  
或與北狄通使或與西戎寇邊有為使然固當懲革傳  
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

者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遠略也今戎醜方強  
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誠之完葺使保誠信絕其求  
取用示懷柔來則懲禦去則謹備自然懷柔革其姦謀  
何必遽圖興師坐致勞費陛下上聖君人覆育羣類動  
必師古謀無不臧伏望堅保永圖置兵衽席天下幸甚  
臣識昧經綸學慙博究竊鼎鉉之寵任為朝廷之老臣  
恩深莫倫志懇思報臧否備閱芻蕘上陳有瀆旒宸伏  
深惶悚上深嘉納歲餘請致仕詔不許但令三五日一



入中書平章政事每入奏事憲宗優禮之不名常呼司徒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與公卿讌集其間廣陳妓樂諸子咸居朝列當時貴盛莫之與比元和七年被疾六月復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憲宗不獲已許之詔曰宣力濟時為臣之懿躅辭榮告老行已之高風況乎任重公台義深翼贊秉沖讓之志堅金石之誠敦諭既勤所執彌固則當遂其衷懇進以崇名尚齒優賢斯王化之本也金紫光祿大夫守司徒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充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上柱國岐國公食邑三千戶杜佑巖廊上才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履溫厚之姿寬裕本乎性情謀猷彰乎事業博聞強學知歷代沿革之宜為政惠人審羣黎利病之要由是再司邦用累歷藩方出總戎麾入和鼎實聿膺重寄歷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詔冊登之上公肅恭在廷華髮承弁茲可謂國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朕纘承丕業思弘景化選勞求舊期致時邕方伸引翼之儀

遽抗懸車之請而又固辭年疾乞就休閑已而復來星  
宮屢變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際  
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優賜以徇其情乃輟鄧禹數  
教之功仍增王祥輔導之秩俾養浩然之氣安於敬止  
之鄉庶乎怡神葆和永綏福履仍加階級以厚寵章可  
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是日上遣中使就佑  
第賜絹五百匹錢五百千其年十一月薨壽七十八廢  
朝三日冊贈太傅謚曰安簡佑性敦厚強力尤精吏職

雖外示寬和而持身有術為政弘易不尚皁察掌計治  
民物便而濟馭戎應變即非所長性嗜學該涉古今以  
富國安人之術為已任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  
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  
為時賢稱賞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  
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  
卷號曰通典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曰臣  
聞太上立德不可庶幾其次立功遂行當代其次立言

見志後學由是往摭述相祖述將施有政用又邦家臣  
本以門資幼登官序仕非遊藝才不逮人徒懷自強頗  
玩墳籍雖履歷叨幸或職劇務殷竊惜光陰未嘗輕廢  
夫孝經尚書毛詩周易三傳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倫  
五教之宏綱如日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  
古攸遵然多記言罕存法制愚管窺測莫達高深輒肆  
荒虛誠為億度每念懜學莫探政經略觀歷代衆賢著  
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臣既庸淺寧詳損益

未原其始莫暢其終尚賴周氏典禮秦皇蕩滅不盡縱  
有繁雜且用準繩至於往昔是非可為來今龜鏡布在  
方冊亦粗研尋自頃續脩年踰三紀識寡思拙心昧辭  
蕪圖籍實多事目非少將事功畢罔愧乖疎固不足發  
揮大猷但竭愚盡慮而已書凡九門計貳伯卷不敢不  
具上獻庶明鄙志所之塵瀆聖聰兢惶無措優詔嘉之  
命藏書府其書大傳於時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  
掌大為士君子所稱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

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  
賓佐談論人憚其辯而伏其博設有疑悞亦能質正始  
終言行無所玷缺唯在淮南時妻梁氏亡後昇嬖妾李  
氏為正室封密國夫人親族子弟言之不從時論非之  
三子師損嗣位終司農少卿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府  
叅軍轉常州晉陵尉浙西觀察使王緯辟為從事入為  
太子通事舍人改太常寺主簿明練鍾律有所考定深  
為高郢所賞時父作鎮揚州家財鉅萬甲第在安仁里

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為城南之最昆仲皆在朝廷與  
時賢遊從樂而有節既而佑入中書出為昭應令丁父  
憂服闋遷司農少卿賜金紫加正議大夫太僕卿時少  
子綜選尚公主式方以右戚移病不視事久之文宗即  
位轉兼御史中丞充桂管觀察都防禦使長慶二年三  
月卒於位贈禮部尚書式方性孝友弟兄尤睦季弟從  
郁少多疾病式方每躬自煎調藥膳水飲非經式方之  
手不入於口及從郁夭喪終年號泣殆不勝情士友多



之子憚懔恂恂憚嗣富平尉懔興平尉恂以蔭三遷太子司議郎元和九年選尚公主召見于麟德殿尋尚岐陽公主加銀青光祿大夫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岐陽憲宗長女郭妃之所生自頃選尚多於貴戚或武臣節將之家于時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女壻時德輿作相郁避嫌辭內職上頗重學士不獲已許之且歎德輿有佳壻遂令宰臣於卿士家選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於文學後進中選擇皆辭疾不應唯恂願焉累遷

至司農卿太和六年轉京兆尹七年檢校刑部尚書出  
為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丁內艱八年起復授忠武軍  
節度使陳許蔡觀察等使就加兵部尚書開成初入為  
工部尚書判度支屬岐陽公主薨久而未謝文宗怪之  
問左右戶部侍郎李珣對曰近日駙馬為公主服斬衰  
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為國戚者半為此也杜悰未  
謝拘此服紀也上愕然曰予初不知乃詔曰制服輕重  
必由典禮如聞往者駙馬為公主服三年緣情之義殊

非故實違經之制今乃聞知宜令行杖周永為通制三年改戶部尚書兼判戶部度支事會昌中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左僕射大中初出鎮西州降先沒吐蕃維州州即古西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紐山夏禹生于石紐山是也其州在岷山之孤峯三面臨江天寶後河隴繼陷惟此州在焉吐蕃利其險要二十年間設計得之遂據其城因號曰無

憂城吐蕃由是不虞。邛蜀之兵先是李德裕鎮西州維州吐蕃首領悉怛謀以城來降。德裕奏之執政者與德裕不協遽勒還其城。至是復收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也。俄復入相加司空。繼加司徒。歷鎮重藩。至是加太傅。邠國公。怛無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從郁以蔭貞元末再遷太子司議郎。元和初轉左補闕。諫官崔群韋貫之獨孤郁等以從郁宰相子不合為諫官乃降授左拾遺。群等復執曰拾遺之與補闕雖資品有

殊皆名諫列父為宰相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乃改為祕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顥俱登進士第顥後病目而卒牧字牧之既以進士擢第又制舉登乙第解褐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叅軍沈傳師廉察江西宣州辟牧為從事試大理評事又為淮南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轉掌書記俄真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弟顥病目棄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

並兼史職出牧黃池睦三郡復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  
撰轉吏部員外郎又以弟病免歸授湖州刺史入拜考  
功郎中知制誥歲中遷中書舍人牧好讀書工詩為文  
嘗自負經緯才略武宗朝誅昆夷鮮卑牧上宰相書論  
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間盛夏無備宜五六月  
中擊胡為便李德裕稱之注曹公所定孫武十三篇行於  
代牧從兄悰隆盛于時牧居下位心嘗不樂將及知命  
得病自為墓志祭文又嘗夢人告曰爾改名畢踰月奴

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行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寢而歎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徵還於角為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木還角足矣其年以疾終於安仁里年五十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川集行於代子德祥官至丞郎

史臣曰黃裳以道致君持誠奉主辨懷光之詐罷全義之征討賊闢之兇舉無遺筭葬執誼之柩豈曰不仁郢天縱之性總卅之年代父命於臨刑孝也懷光之亂王

人被傷撫巢父於賊庭義也抑浮濫之流考藝文之士  
盡搜幽滯大變時風正也保止足之名辭榮辱之路高  
避世利遐躅昔賢智也忠孝全矣仁智備矣此二子者  
皆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佑承蔭入仕讞獄受知博古該  
今輸忠效用位居極品榮逮子孫操修之報不亦宜哉  
及其賓寮素法屢妾受封事重因循難乎語於正矣牧  
之文章綜之長厚能否既異才位不倫命矣夫

贊曰貞公壯節臨難奮發言行無玷斯為明哲戡亂阜



俗時泰位隆國之名臣鄭公岐公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九十八

裴垪 李吉甫 李藩 權德輿

子璩

裴垪字弘中河東聞喜人垂拱中宰相居道七代孫垪弱冠舉進士貞元中制舉賢良極諫對策第一授美原縣尉秩滿藩府交辟皆不就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

史尚書禮部考功二員外郎時吏部侍郎鄭珣瑜請珣  
考詞判珣守正不受請託考覈皆務才實元和初召入  
翰林為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尋遷中書舍人李吉  
甫自翰林承旨拜平章事詔將下之夕感出涕謂珣曰  
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纔  
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賢俊今則  
懵然莫知能否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為我言之珣取筆  
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

稱吉甫有得人之稱三年詔舉賢良時有皇甫湜對策  
其言激切牛僧孺李宗閔亦苦詆時政考官楊於陵韋  
貫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均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為  
貴倖泣訴請罪於上憲宗不得已出於陵貫之官罷均  
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然憲宗知均好直信任彌厚其  
年秋李吉甫出鎮淮南遂以均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明年加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均奏集賢御書院  
請準六典登朝官五品已上為學士六品已下為直學

士自非登朝官不問品秩並為校理其餘名目一切勒  
停史館請登朝官入館者並為修撰非登朝官並為直  
史館仍永為常式皆從之元和五年中風病憲宗甚嗟  
惜中使旁午致問至於藥膳進退皆令疏陳疾益痼罷  
為兵部尚書仍進階銀青明年改太子賓客卒廢朝賻  
禮有加贈太子少傅初垧在翰林承旨屬憲宗初平吳  
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關垧垧小心敬慎甚稱中  
旨及作相之後懇請旌別淑慝杜絕蹊徑齊整法度考

課吏理皆蒙垂意聽納吐突承瓘自春宮侍憲宗恩顧莫二承瓘承間欲有所關說憲宗憚瓘誠勿復言在禁中常以官呼瓘而不名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與監軍許遂振不和遂振誣奏於陵憲宗令追與冗官瓘曰以遂振故罪一藩臣不可請授吏部侍郎嚴綬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監軍李輔光綬但拱手而已瓘具奏其事請以李鄴代之王士真死其子承宗以河北故事請代父為帥憲宗意速於太平且頻盪寇孽謂其地可取吐突

承瓘恃恩謀撓圯權遂伺君意請自征討廬從史陰苞逆節內與承宗相結約而外請興師以圖厚利圯皆陳其不可且言武俊有大功於朝前授李師道而後奪承宗是賞罰不一無以沮勸天下逗留半歲憲宗不決承瓘之策竟行及師臨賊境從史果攜貳承瓘數督戰從史益驕倨反覆官軍病之時王師久暴露無功上意亦怠後從史遣其衙門將王翊元入奏圯延與語微動其心且喻以為臣之節翊元因吐誠言從史惡稔可圖之

狀垧遣再往比復還遂得其大將烏重脗等要領垧因從容啟言從史暴戾有無君之心今聞其視承瓘如嬰孩往來神策壁壘間益自恃不嚴是天亡之時也若不因其機而致之後雖興師未可以歲月破也憲宗初愕然熟思其計方許之垧因請密其謀憲宗曰此唯李絳梁守謙知之時絳承旨翰林守謙掌密命後承瓘竟擒從史平上黨其年秋班師垧以承瓘首唱用兵今還無功陛下縱念舊勞不能加顯戮亦請貶黜以謝天下遂



罷承璀兵柄先是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  
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  
輕錢重齊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而其留州送使所在  
長吏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及埒  
為相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觀  
察使仍以其所蒞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然後徵於支  
郡其諸州送使額悉變為上供故江淮稍息肩埒雖年  
少驟居相位而器局峻整有法度雖大寮前輩其造請

不敢干以私諫官言時政得失舊事操權者多不悅其舉職均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叅謝之際均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慙而退均在翰林舉李絳崔羣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擢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跡其餘量材賦職皆叶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謂均作相才

與時會知無不為于時朝無倖人百度寢理而再周遘疾以至休謝公論惜之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父栖筠代宗朝為御史大夫名重於時國史有傳吉甫少好學能屬文年二十七為太常博士該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沿革折衷時多稱之遷屯田員外郎博士如故改駕部員外宰臣李泌竇叅推重其才接遇頗厚及陸贄為相出為明州員外長史久之遇赦起為忠州刺史時贄已謫在忠州議者謂吉

甫必逞憾於贄重構其罪及吉甫到部與贄甚歡未嘗以宿嫌介意六年不徙官以疾罷免尋授柳州刺史遷饒州先是州城以頻喪四牧廢而不居物怪變異郡人信驗吉甫至發城門管鑰剪荆榛而居之後人乃安憲宗嗣位徵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既至闕下旋召入翰林為學士轉中書舍人賜紫憲宗初即位中書小吏滑渙與知樞密中使劉光琦暱善頗竊朝權吉甫請去之劉闢反帝命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

淮之師由三峽路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從由是甚見親信二年春杜黃裳出鎮擢吉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性聰敏詳練物務自員外郎出官留滯江淮十五餘年備詳閭里疾苦及是為相患方鎮貪恣乃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敘進群材甚有美稱三年秋裴均為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倖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倖者因此均黨揚言皆執政教指冀以搖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孤郁李

正辭蕭俛密疏陳奏帝意乃解吉甫早歲知獎羊士諤擢為監察御史又司封員外郎呂溫有詞藝吉甫亦眷接之竇群亦與羊呂善群初拜御史中丞奏請士諤為侍御史溫為郎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關白而所請又有超資者持之數日不行因而有隙群遂伺得日者陳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聞憲宗詰之無姦狀吉甫以裴垪久在翰林憲宗親信必當大用遂密薦垪代已因自圖出鎮其年九月拜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

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上御通化門樓餞之在揚州每有朝廷得失軍國利害皆密疏論列又於高郵縣築堤為塘溉田數千頃人受其惠五年冬裴珣病免明年正月授吉甫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及再入相請減省職員并諸色出身胥吏等及量定中外官俸料時以為當京城諸僧有以莊磴免稅者吉甫奏曰錢米所徵素有定額寬緇徒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民必不可許憲宗

乃止又請歸普潤軍於涇原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奏永  
昌公主准禮令起祠堂請其制度初貞元中義陽義章  
二公主咸於墓所造祠堂一百二十間費錢數萬及永  
昌之制上令義方減舊制之半吉甫奏曰伏以永昌公  
主稚年天枉舉代同悲況於聖情固所鍾念然陛下猶  
減制造之半示折衷之規昭儉訓人實越今古臣以祠  
堂之設禮典無文德宗皇帝恩出一時事因習俗當時  
人間不無竊議昔漢章帝時欲為光武原陵明帝顯節



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上疏言其不可東平王即光武之愛子明帝之愛弟賢王之心豈惜費於父兄哉誠以非禮之事人君所當慎也今者依義陽公主起祠堂臣恐不如量置墓戶以充守奉翌日上謂吉甫曰卿昨所奏罷祠堂事深愜朕心朕初疑其冗費緣未知故實是以量減覽卿所陳方知無據然朕不欲破二十戶百姓當揀官戶委之吉甫拜賀上曰卿此豈是難事有關朕身不便於時者苟聞之則改此豈足多耶卿但勤匡正

無謂朕不能行也七年七月上御延英顧謂吉甫曰朕  
近日畋遊悉廢唯喜讀書昨於代宗實錄中見其時綱  
紀未振朝廷多事亦有所鑒誠向後見卿先人事迹深  
可嘉歎吉甫降階跪奏曰臣先父伏事代宗盡心盡節  
迫於流運不待聖時臣之血誠常所追恨陛下耽悅文  
史聽覽日新見臣先父忠於前朝著在實錄今日特賜  
褒揚先父雖在九泉如覩白日因俯伏流涕上慰諭之  
八年十月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記何事時吉甫監修

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璩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可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時政記是也上曰間或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故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有謀議出於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璩修之於長

壽及璿罷而事寢賈耽齊抗修之於貞元及耽抗罷而  
事廢然則闕時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是  
月廻紇部落南過磧取西城柳谷路討吐蕃西城防禦  
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以為廻紇聲言討吐蕃意是  
入寇吉甫奏曰廻紇入寇且當漸絕和事不應便來犯  
邊但須設備不足為慮因請自夏州至天德復置廢館  
一十一所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  
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九年請於經略故城置宥

州六胡州以在靈鹽界開元中廢六州曰國家舊置宥州以寬宥為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寄理於經略軍蓋以地居其中可以總統蕃部北以應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經略遙隸靈武又不置軍鎮非舊制也憲宗從其奏復置宥州詔曰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略軍實應已來因循遂廢由是昆夷屢擾党項靡依蕃部之人撫懷莫及朕方弘遠略思復舊規宜於經略軍置宥州仍為上州於郭下置延恩縣為上縣屬夏綏銀觀察使淮西

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請襲父位吉甫以為淮西  
內地不同河朔且四境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  
為守禦宜因時而取之頗叶上旨始為經度淮西之謀  
元和九年冬暴病卒年五十七憲宗傷悼久之遣中使  
臨弔常贈之外內出絹五百匹以恤其家再贈司空吉  
甫初為相頗洽時情及淮南再徵中外延望風采秉政  
之後視聽時有所蔽人心疑憚之時負公望者慮為吉  
甫所忌多避畏憲宗潛知其事未周歲遂擢用李絳大

與絳不協而絳性剛訐於上前互有爭論人多直絳然性畏慎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服物食味必極珍美而不殖財產京師一宅之外無他第墅公論以此重之有司謚曰敬憲及會議度支郎中張仲方駁之以為太優憲宗怒貶仲方賜吉甫謚曰忠懿吉甫嘗討論易象異義附於一行集注之下及綴錄東漢魏晉周隋故事訖其成敗損益大端目為六代略凡三十卷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為五十四卷號

為元和郡國圖又與史官等錄當時戶賦兵籍號為國計簿凡十卷纂六典諸職為百司舉要一卷皆奏上之行於代子德脩德裕

李藩字叔翰趙郡人曾祖至遠天后時李昭德薦為天官侍郎不詣昭德謝恩時昭德怒奏黜為壁州刺史祖畬開元時為考功郎中事母孝謹母卒不勝喪死至遠畬皆以志行名重一時父承為湖南觀察使亦有名藩少恬淡修檢雅容儀好學父卒家富於財親族弔者有



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以故人子署為從事洛中盜發有誣牙將令孤運者亞信之拷掠竟罪藩知其冤爭之不從遂辭出後獲真盜宋瞿曇藩益知名張建封在徐州辟為從事居幕中謙謙未嘗論細微杜兼為濠州刺史帶使職建封病革兼疾驅到府陰有冀望藩與同列省建封出而泣語兼曰僕射公奄忽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棄州此來欲何也宜

疾去不若此當奏聞兼錯愕不虞遂徑歸建封死兼悔  
所志不就怨藩甚既歸揚州兼因誣奏藩建封死時搖  
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  
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因報之事信有之否藩曰信  
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  
某與兼信為報也佑曰慎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保  
君矣德宗得佑解怒不釋亟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  
形曰此豈作惡事人耶乃釋然除秘書郎王紹持權邀

藩一相見即用終不就王仲舒韋成季呂洞輩為郎官  
朋黨輝赫日會聚歌酒慕藩名強致同會藩不得已一  
至仲舒輩好為訛語俳戲後召藩堅不去曰吾與仲舒  
輩終日不曉所與言何也後果敗遷主客員外郎尋換  
右司時順宗冊廣陵王淳為皇太子兵部尚書王純請  
改名紹時議非之皆云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宮之臣改  
之宜也非其屬而改之謫也如純輩豈為以禮事上耶  
藩謂人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識大體之臣而失之因不

可復正無足怪也及太子即位憲宗是也宰相改郡縣  
名以避上名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既有詔以陸淳  
為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處厚議者嘉之藩尋  
改吏部員外郎元和初遷吏部郎中掌曹事為吏所蔽  
濫用官闕黜為著作郎轉國子司業遷給事中制勅有  
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  
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耶裴均言於帝以為有宰相器屬  
鄭絪罷免遂拜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性忠盡事無

不言上重之以為無隱四年冬顧謂宰臣曰前代帝王  
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藩對曰古  
人云儉以足用蓋足用繫於儉約誠使人君不貴珠玉  
唯務耕桑則人無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與不  
足自然帑藏充羨稼穡豐登若人君竭民力貴異物上  
行下効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乏則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自然國貧家困盜賊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鑒  
前古思躋富庶躬尚勤儉自當理平伏願以知之為非

艱保之為急務宮室輿馬衣服器玩必務損之又損示人變風則天下幸甚帝曰儉約之事是我誠心貧富之由如卿所說唯當上下相勗以保此道似有踰濫極言箴規此固深期於卿等也藩等拜賀而退帝又問曰禳災祈福之說其事信否藩對曰臣竊觀自古聖達皆不禱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為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獲罪孔子以為知天道仲尼病子路請禱仲尼以為神道助順繫於所行已既全德無愧屋漏故答子路

云丘之禱久矣書云惠迪吉從逆凶言順道則吉從逆則凶詩云自求多福則禍福之來咸應行事若苟為非道則何福可求是以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也況於明神乎由此言之則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苟異於此實難致福故堯舜之德唯在修己以安百姓管仲云義於人者和於神蓋以人為神主故但務安人而已號公求神以

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漢兵古今明誠書傳所紀伏望  
陛下每以漢文孔子之意為準則百福具臻帝深嘉之  
時河東節度使王鐸用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  
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鐸可兼宰相宜即擬  
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  
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  
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李吉甫自揚州再  
入相數日罷藩為詹事後數月上思藩召對復有所論



列元和六年出為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藩為相材能不及裴垪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父臯字士絲後秦尚書翼之後少以進士補貝州臨清尉安祿山以幽州長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表為薊縣尉署從事臯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福

昌尉仲暮臯從父妹壻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暮暮至臯示已暗瞪暮而瞑暮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臯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母初不知聞臯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淮南採訪使高適表臯試大理評事充判官屬永王璘亂多劫士大夫以自從臯懼見迫又變名易服以免玄宗在

蜀聞而嘉之除監察御史會丁母喪因家洪州時南北  
隔絕或踰歲不聞詔命有中使奉宣至洪州經時未復  
過有求取州縣苦之時有王邁為南昌令將執按之因  
見臯白其事臯不言久之垂涕曰方今何由可致一勅  
使而遽有此言因掩涕而起邁遽拜謝之浙西節度使  
顏真卿表臯為行軍司馬詔徵為起居舍人又以疾辭  
嘗曰本自全吾志豈受此之名耶李季卿為江淮黜陟  
使奏臯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兩京蹂於胡騎士君子

多以家渡江東知名之士如李華柳識兄弟者皆仰臯之德而友善之大厯三年卒于家年四十六元和中謚曰貞孝初臯卒韓洄王定為服朋友之喪李華為其墓表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前贈秘書監至是因子德輿為相立家廟至元和十二年復贈太子太保德輿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為文數百篇編為童蒙集十卷名聲日大韓洄黜陟河南辟為從事試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初復為江西觀察使李兼判官

再遷監察御史府罷杜佑裴胄皆奏請二表同日至京  
德宗雅聞其名徵為太常博士轉左補闕八年關東大  
水上疏請降詔恤隱遂命奚陟等四人使裴延齡以巧  
倖判度支九年自司農少卿除戶部侍郎仍判度支德  
興上疏曰臣伏以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況經費之司安  
危所繫延齡頃自權判逮今間歲不稱之聲日甚於初  
羣情衆口諠於朝市不敢悉煩聖聽今謹略舉所聞多  
云以常賦正額支用未盡者便為剩利以為已功又重

破官錢買常平先所收市雜物遂以再給估價用充別  
貯利錢又云邊上諸軍皆至懸闕自今春已來並不支  
糧伏以疆場之事所虞非細誠聖謨前定終事切有司  
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為時所抑醜正有黨結此流  
言何不以新收剩利徵其本末為分析條奏又擇朝賢  
信臣與中使一人巡覆邊軍察其資儲有無虛實倘延  
齡受任已來精心勤力每事省約別收羨餘於正數各  
有區分邊軍儲蓄實猶可支身自斂怨為國惜費自宜

更示優獎以洗群疑明書厥勞昭示天下如或言者非  
謬罔上實多豈以邦國重務委之非據臣職在諫曹合  
採群議正拜已來今已旬日道路云云無不言此豈京  
師士庶之衆愚智之多合而為黨共有讐嫉陛下亦宜  
稍迴聖鑑俯察群心況臣之事君如子事父今當聖明  
不諱之代若猶愛身隱情是不忠不孝莫大之罪敢瀝  
肝血伏待刑書十年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轉駕  
部員外郎司勳郎中職如舊遷中書舍人是時德宗親

覽庶政重難除授凡命於朝多補自御札始德輿知制誥給事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貢舉獨德輿直禁垣數旬始歸嘗上疏請除兩省官德宗曰非不知卿之勞苦禁掖清切須得如卿者所以久難其人德輿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來年真拜侍郎凡三歲掌貢士至今號為得人轉戶部侍郎元和初厯兵部吏部侍郎坐郎吏誤用官闕改太子賓客復為兵部侍郎遷太常



卿五年冬宰相裴珣寢疾德輿拜禮部尚書平章事與李藩同作相河中節度王鐸來朝貴倖多譽鐸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宰相者蓋有大忠大勲大厯已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鐸無大忠勲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上從之運糧使董溪于臯謨盜用官錢詔流嶺南行至湖外密令中使皆殺之他日德輿上疏曰竊以董溪等當陛下憂山東

用兵時領糧料供軍重務聖心委付不比尋常敢負恩私恣其贓犯使之萬死不足塞責弘寬大之典流竄太輕陛下合改正罪名兼責臣等疎略但詔令已下四方聞知不書明刑有此處分竊觀衆情有所未喻伏自陛下臨御已來每事以誠實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同符萬方之人沐浴皇澤至如于董所犯合正典章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即人各懼法人各謹身臣誠知其罪不容誅又是已過之事不合論辯上煩聖聰伏以陛下聖德聖

姿度越前古頃所下一詔舉一事皆合理本皆順人心  
伏慮他時更有此比但要有司窮鞠審定罪名或致之  
極法或使自盡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巍巍聖朝事體非  
細臣每於延英奏對退思陛下求理之言生逢盛明感  
涕自賀況以愚滯朴訥聖鑒所知伏惟恕臣迂疎察臣  
丹懇及李吉甫自淮南詔徵未一年上又繼用李絳時  
上求理方切軍國無大小一付中書吉甫絳議政頗有  
異同或於上前論事形於言色其有詣於理者德輿亦

不能為發明時人以此譏之竟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  
尋以檢校吏部尚書為東都留守後拜太常卿改刑部  
尚書先是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刪定格勅孟容等尋改  
他官乂獨成三十卷表獻之留中不出德興請下刑部  
與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復為三十卷奏上十一年復以  
檢校吏部尚書出鎮興元十三年八月有疾詔許歸闕  
道卒年六十贈左僕射謚曰文德興自貞元至元和三  
十年間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蘊

藉風流為時稱嚮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詠漸漬其  
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紀為  
請者什八九時人以為宗匠焉尤嗜讀書無寸景斲倦  
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代子璩中書舍人

史臣曰裴珣精鑒默識舉賢任能啟沃帝心弼諧王道  
如崔羣裴度韋貫之輩咸登將相皆珣之薦達立言立  
事知無不為吉甫該洽典經詳練故實仗裴珣之抽擢  
致朝倫之式序吉甫知珣之能別髦彥珣知吉甫之善

任賢良相須而成不忌不克叔翰修身慎行力學承家  
批制勅有夕郎之風塗御書見宰執之器而乃輕財散  
施未爵是期偉哉自待之意也德輿孝悌力學髻齒有  
聞疏延齡愆行巧佞論臯謨不書明刑三十年羽儀朝  
行實臯之餘慶所鍾此四子者所謂經緯之臣又何慙  
於王佐矣

贊曰二李秉鈞信為名臣甫柔而黨藩俊而純裴公鑒  
裁朝無屈人權之藻思文質彬彬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李吉甫傳裴均為僕射判度支○

臣酉

按均賢者何至

交結權倖以求宰相且均未為僕射判度支也當從  
新書作裴均為合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考證